

朱子全書

修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1386465

朱子全書

第拾伍册

朱子全書

修訂本

〔宋〕朱熹撰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主編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386465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冊責任編輯：

王維堤

鄭明寶

美術編輯：

嚴克勤

鄭明等校點 莊輝明審讀

朱子語類（二）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七

論語九

里仁篇下

子曰參乎章

問「一以貫之」。曰：「且要沈潛理會，此是論語中第一章。若看未透，且看後面去，却時時將此章來提省，不要忘却，久當自明矣。」時舉。

問「一貫」。曰：「恁地泛看不濟事，須從頭子細，章章理會。夫子三千門人，一旦惟呼曾子一人而告以此，必是他人承當未得。今自家却要便去理會這處，是自處於孔門二千九

百九十九人頭上，如何而可！」道夫。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拱壽〔一〕。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個心。」從周。

或問「一貫」。曰：「如一條索，曾子都將錢十十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耳。若他人則零亂錢一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得串得。」銖。

問「一貫」之說。曰：「須是要本領是。本領若是，事事發出來皆是；本領若不是，事皆不是也。」時舉。

或問「一以貫之」，以萬物得一以生爲說。曰：「不是如此。『一』只是一二三四之『一』。一只是一個道理。」胡泳。

「一是忠，貫是恕。」道夫。

「二者，忠也〔二〕；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人傑。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個一，分着便各有一個一。『老者安之』，是這個一；『少者懷之』，亦是這個一；『朋友信之』，亦是這個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謨。

「忠是一」，恕是貫。忠只是一個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直是真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個真實應副將去。自家若有一豪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若自家真實，事物之來，合小便小，合大便大，合厚便厚，合薄便薄，合輕便輕，合重便重，一一都隨他面分應副將去，無一事一物不當這道理。」賀孫。

道夫：「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道夫。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忠恕，只是借「忠恕」字貼出一貫底道理。人多說人已物我，都是不曾理會。聖人又幾曾須以己度人？自然厚薄輕重，無不適當。「忠恕違道不遠」，乃是正名、正位。閔祖。

問「忠恕而已矣」。曰：「此只是借學者之事言之。若論此正底名字，使不得這「忠恕」字。」又云：「「忠」字在聖人是誠，「恕」字在聖人是仁。但說誠與仁，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相連續，少一個不得。」熹。

「盡己爲忠，推己爲恕。忠恕本是學者事，曾子特借來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粗解

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這忠了，便做出許多恕來。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問：「聖人之忠即是誠否？」曰：「是。」「聖人之恕即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如此，則已理會得好了。若中庸所說，便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只是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底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淳。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德明。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閔祖。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却翻此手向外是恕。泳。

「忠只是一個忠，做出百千萬個恕來。」閔祖。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個看。」端蒙。

「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個物事；猶形影，要除一個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却時復潛玩。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道夫。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個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不可將口做一個物事，說話底又做一個物事。」淳。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曾子爲於此事皆明白，但未知聖人是總處發出，故夫子語之。「可學。」

「在聖人，本不消言忠恕。」廣。

「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着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闕祖。

「天地是無心底忠恕，聖人是無爲底忠恕，學者是求做底忠恕。」個。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節。

「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廣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廣充，其至則一也。」端蒙。

「夫子之道忠恕」，此忠自心而言之；「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端蒙。

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曰：「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一理。」曰：「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曰：「知。」「可學。」總論。

「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物不格，無一知不至。聖人分上著「忠恕」字不得。曾子借此爲說。」方子。

「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如一庫

散錢，得一條索穿了。」方子。

問：「曾子於孔子一貫之道，言下便悟，先來是未曉也。」曰：「曾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細，莫不學來，惟未知其本出於一貫耳，故聞一語而悟。其他人於用處未曾用許多工夫，豈可遽與語此乎！」大雅云：「觀曾子問一篇，許多變禮皆理會過，直如此細密，想見用工多。」大雅。

問：「一以貫之」，只是其用不同，其體則一。一個本貫許多末。」先生問：「如何是末？」曰：「孝弟忠信，居處有禮，此是末。」曰：「今人只得許多名字，其實不曉。如孝弟忠信，只知得這殼子，其實不曉，也只是一個空底物事。須是逐件零碎理會。如一個桶，須是先將木來做成片子，却將一個箍來箍斂。若無片子，便把一個箍去箍斂，全然盛水不得。曾子零碎處盡曉得了，夫子便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他便應之曰：『唯！』貫，如散錢，一，是索子。曾子盡曉得許多散錢，只是無這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他。今人錢也不識是甚麼錢，有幾個孔。」良久，曰：「公沒一文錢，只有一條索子。」又曰：「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不得便言『一』時，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者只成一團鶻突物事在這裏。」又曰：「孔門許多人，夫子獨告曾子，是如何？惟曾子盡曉得許多道理，但未知其體之一。」節復問：「已前聞先生言，借學者之事以明之，甚疑『忠恕』對

「二以貫之」不過。今日忽然看得來對得極過。「一以貫之」，即「忠恕」；「忠恕」即「二以貫之」。如忠是盡己，推出去爲恕，也只是是一個物事。推出去做許多，即「一以貫之」。節於此中又見得學者亦有「二以貫之」。夫子固是「一以貫之」，學者能盡己而又推此以及物，亦是「二以貫之」。所以不同者，非是事體不同。夫子以天，學者用力。」曰：「學者無『一以貫之』。夫子之道似此處疑有闕誤。學者只是這個忠推出來。『乾道變化』，如一株樹，開一樹花，生一樹子，裏面便自然有一個生意。」又曰：「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節。

周公謹問：「在內爲忠^四，在外爲恕。忠即體，恕即用。」曰：「忠恕是如此。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何故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曰^五：「是曾子曉得一貫之道，故以忠恕名之。」先生曰：「且去一貫上看忠恕，公是以忠恕解一貫。」曰^六：「一貫只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爲孝，事君即爲敬，交朋友即爲信，此只是一貫。」曰：「大概亦是。公更去子細玩味，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夫子何故只說『吾道一以貫之』？」公謹次日復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粗小大，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別又看得甚意思出？」曰^七：「夫子之告曾子，直是見他曉得，所以告他。」曰：「是也。所以告曾子

時，無他，只緣他曉得千條萬目。他人連個千條萬目尚自曉不得，如何識得一貫。如穿錢，一條索穿得，方可謂之「一貫」。如君之於仁，臣之於忠，父之於慈，子之於孝，朋友之於信，皆不離於此。」問：「門人，是夫子之門人否？」曰：「是也。夫子說一貫時，未有忠恕，及曾子說忠恕時，未有體、用，是後人推出來。忠恕是大本，所以爲一貫。」公謹復問：「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公謹復問：「是他用心於內，所以如此？」曰：「只是樸實頭去做了。夫子告人，不是見他不曾識，所以告他。曾子只是曾經歷得多，所以告他；子貢是識得多，所以告他。忠如瓶中之水，恕如瓶中瀉在盞中之水。忠是洞然明白，無有不盡。恕是知得爲君，推其仁以待下，爲臣，推其敬以事君。」泳。

或問：「一貫如何却是忠恕？」曰：「忠者，誠實不欺之名。聖人將此放頓在萬物上，故名之曰恕。一猶言忠，貫猶言恕。若子思忠恕，則又降此一等。子思之忠恕，必待『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諸人』，此所謂『違道不遠』。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而後施諸人也。」或問：「曾子能守約，故孔子以一貫語之。」曰：「非也。曾子又何曾守約來！且莫看他別事，只如禮記曾子問一篇，他甚底事不曾理會來！却道他守約，則不可。只緣孟子論三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曾子爲守約者爾。後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

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學力到聖人地位，故孔子以一貫語之。不可道爲他只能守約，故與語此也。」去僞〔八〕。

問「忠恕一貫」。曰：「不要先將忠恕說，且看一貫底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雍』，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這須從裏面發出來，方會如此。曾子工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元來只從一個心中流出來。如夜來守約之說，只是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個約，却没貫處。忠恕本未是說一貫，緣聖人告以一貫之說，故曾子借此二字以明之。忠恕是學者事，如欲子之孝於我，必當先孝於親；欲弟之弟於我，必當先敬其兄；如欲人不慢於我，須先不慢於人；欲人不欺我，須先不欺於人。聖人一貫，是無作爲底；忠恕，是有作爲底。將個有作爲底，明個無作爲底。」又曰：「曾子是事實上做出，子貢是就識上見得。看來曾子從實處做，一直透上去，子貢雖是知得，較似滯在知識上。」寓。

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恕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實孫。〕

「曾子答門人說忠恕，只是解『一以貫之』，看本文可見。忠便貫恕，恕便是那忠裏面流

出來底。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裏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蓋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或曰：「恐不可以忠爲未感。」曰：「恁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底，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個。如一碗水，分作十盞，這十盞水依舊只是這一碗水。」又曰：「這事難。如今學者只是想象籠罩得是如此，也想象得個萬殊之所以一本，一本之所以萬殊。如一流之水，流出爲萬派；一根之木，生爲許多枝葉。然只是想象得個意思如此，其實不曾見得。如『曾點浴沂』一段，他却是真個見得這道理。而今學者只是想象得這一般意思，知底又不實去做。及至事上做得細微緊密，盛水不漏底，又不曾見得那大本。聖人教人，都是教人實做，將實事教人。如格物、致知以至灑掃應對，無非是就實地上拈出教人。」個。

義剛說「忠恕」一章畢，先生良久曰：「聖人之應事接物，不是各自有個道理。曾子見得似是各有個道理，故夫子告之如此。但一貫道理難言，故將忠恕來推明。大要是說在己在物皆如此，便見得聖人之道只是一。」胡叔器因問：「聖人是就理之體發來，學者是就用上做工夫否？」曰：「不要恁地說，只是一般。聖人是就天理上做，學者也是就天理上做。聖人也只是這一理，學者也只是這一理，不成是有兩個天理！但聖人底是個渾淪底物事，

發出來便皆好。學者是要逐一件去推，然也是要全得這天理。如一碗水，聖人是全得水之用，學者是取一盞喫了，又取一盞喫，其實都只是水。忠便是就心上做底，恕便是推出來底，如那盡底，也只一般。但是聖人不待於推，而學者尚要推耳。」義剛因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人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個物事，渾身又是一個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義剛。淳略。

或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千言萬語教人，學者終身從事，只是理會這個。要得事事物物，頭頭件件，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當然，只此便是理一矣。如顏子穎悟，「聞一知十」，固不甚費力。曾子之魯，逐件逐事一一根究着落到底。孔子見他用功如此，故告以「吾道一以貫之」。若曾子元不曾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貫個什麼！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太煞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要理會做甚麼？如曾子問一篇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

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真知乎此者也。能如此着實用功，即如此着實到那田地，而理一之理，自森然其中，一一皆實，不是虛頭說矣。」錄。

蜚卿問顏曾之學。曰：「顏子大段聰明，於聖人地位未達一間，祇爭些子耳。其於聖人之言無所不曉，所以聖人道：『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曾子遲鈍，直是辛苦而後得之，故聞一貫之說，忽然猛省，謂這個物事，元來只是恁地。如人尋一個物事不見，終歲勤動，一旦忽然撞着，遂至驚駭。到顏子，只是平鋪地便見，沒恁地差異。」道夫。

「顏子聰明，事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粗，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捱去。捱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捱一件去。捱來捱去，事事曉得，被孔子一下喚醒云：『吾道一以貫之』，他便省得。蓋他平日事理，每每被他看破，事事到頭做，便曉得一貫之語是實說也。」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大雅。

「子貢尋常自知識而人道，人傑錄作：『自敏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爾。曾子尋常自踐履人，事親孝，則真個行此孝；爲人謀，則真個忠；朋友交，則真個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我之所得者忠，誠即此理，安頓在事物上則爲恕。無忠則無恕，蓋

本末，體用也。」去偽。以下兼論「子貢」章。

「夫子於子貢見其地位，故發之。曾子已能行，故只云：『吾道一以貫之。』子貢未能行，故云：『賜，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可學。

「所謂一貫者，會萬殊於一貫。如曾子是於聖人一言一行上一踐履，都子細理會過了，不是默然而得之。觀曾子問中間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當時功夫是一理會過來。聖人知曾子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便以一貫語之，教它知許多道理却只是一個道理。曾子到此，亦是它踐履處都理會過了，一旦豁然知此是一個道理，遂應曰：『唯！』及至門人問之，便云：『忠恕而已矣。』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來。雖萬殊，却只一理，所謂貫也。子貢平日是於前言往行上着功夫，於見識上做得亦到。夫子恐其亦以聖人爲「多學而識之」，故問之。子貢方以爲疑，夫子遂以一貫告之。子貢聞此別無語，亦未見得子貢理會得，理會不得。自今觀之，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它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夫子舍二人之外，別不曾說，不似今人動便說一貫也。所謂一者，對萬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尋，須是去萬上理會。若只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事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個甚底！」蔣。